



碑記

平陽府重修三聖廟碑



三聖廟者祀堯舜禹三聖人也。獨平陽置廟者。傳記言平陽堯故都。而舜都蒲坂。禹都夏邑。皆隸平陽之境。而近既嘗南面。茲方饗之。或歆格之。或萃以故。平陽三廟。云廟自唐顯慶三年始建。然專祀堯。宋元因之。本朝正統間。山西布政使石璞修廟增室。而合祀舜禹於堯殿之後。正德中。巡按御史周倫復加修飾。然皆因他氏二祠改為之。於是三廟錯置。義終未

直廬稿

卷三碑

協。又歲易吏更弗時。繕治乃復。即祀嘉靖二十四年正月戊寅。巡按監察御史陳君豪以行部至平陽。謁宇下。睹榛蕪之侵蝕。顧分巡僉事李養駭且嘆曰。夫廟所以報聖人者。而今乃若此也。彼云茅茨卑宮。聖人所自為者。而非後人所以為報也。夫慎小費而乏大猷。卑見之士。則然爾。乃儉于聖人之廟。不亦大矣哉。蓋新之乎。遂移檄僉事。經紀其事。下知府李秉愛。僉畫之。而同知許穉。推官趙世奎。稽視工役。群策事。諧百物。感集大撤陳。構聿起。新觀工始於三月庚戌。成於九月丙戌。於是陳君以狀抵京師。屬予敘識。

斯典予惟自唐虞與夏以逮于今不知幾何世矣然  
願治之君未有舍堯舜禹之道而成治功効忠之臣  
未有非堯舜之道而稱敬臣者是聖人之道其教甚  
廣其澤甚長也 明興百七十年 列聖相承世用

靖康 今上嗣服益號極治是雖神武聖文知人善  
任之所為而其道一三聖相傳之道也固宜陳君瞻  
廟感恩奮然興作如此而陳君又稱今廟費出官帑  
民不知勞是益可尚也已 三聖廟制堯廟居中右舜  
廟左禹廟堯廟中其殿為放勳為垂拱而放勳之旁  
為碑亭四為寢殿各有翼室自寢達于殿延為旋廊

直廬稿

卷三碑

二

而殿之下有故井寒泉窟沸為亭覆之相傳為堯建  
都時所創井亭南為萬世聖學心法殿中植碑三鐫  
三聖論外統之廊凡百有十楹複廟重簷轟出雲漢  
南為峻德門為繼天立極源流坊為協和門為唐帝  
坊由協和以入于殿亦為旋廊東西凡七十楹東有  
室曰盛奠所西曰齋居所循齋居而西則為重華殿  
祀舜殿旁有翼室南為祀神殿為玄德門又南為虞  
帝坊而重華之後有寢室東四序如堯廟惟諸處楹  
數各減堯廟之二以尊堯也禹廟視舜皆同直殿曰  
文命門曰祗德坊曰夏帝其視舜位左者古尚右也

三廟門坊並峙而坊外東西翼以兩坊緣以周垣南  
爲一大門署曰三聖廟揭虔也循門而東又創三聖  
考廟崇本也於乎備矣陳君又懲徃懼堙謀于巡撫  
都御史曾公歲編廟夫門子四名守焉廟內地橫從  
凡百七十八畝故嘗侵于民陳君又復之輪奐既飾  
俎豆孔時三聖之神將洋洋乎陟降在天而闡化綏  
佑以翊我 皇明萬萬年景運於無窮焉謹叙其事  
而系以銘辭銘曰

粵惟鴻蒙生民蚩蚩孰牖厥衷日用不知乃生聖人  
爲世先覺開示道原於昭心學心學維何允執厥中

直廬稿

天卷三碑

三

大哉帝堯寔啓其宗惟舜受終重華協帝禹實祗承  
平成天地三后相授祗惟一道舉以治民績用熙皞  
風動四方萬邦協和聲教四訖文命是敷惟茲厥中  
天命之性率性而行萬民以正叅贊化育聖功之全  
其道匪他厥惟一言殷周世革道則相承蕩蕩巍巍  
仲尼所稱世遠言湮聖學乃晦倫駁支離益不足貴  
天啓 皇明如日中天先聖後聖心法是沿於惟我  
皇統守會極敬一是箴天地爲則崇禮秩祀靡神不  
舉繁茲平陽三聖之宇遺風穆然帝靈攸萃廟貌所  
存日頽而廢有卓憲臣仰體 聖謨慨想遺烈剔其

榛蕪乃作新廟翬飛翼翼厥制孔嚴有堂有室邇三五  
靜嘉以妥以侑帝靈有儼死若授受於穆來臨千載  
之後治化在昔合轍自今窮極宇宙曠世同神歲時  
判牲考鐘擊鼓八佾工歌僎僎屢舞帝佑我 明景  
祚洗洗皇風清夷治具畢張享是禋祀永永無疆

朝天宮重修紀成之碑

朝天宮者我國家事天禮神以祈生民之佑而凡遇  
聖節元旦冬至百官萬國朝賀習儀之地也仰惟  
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肇造鴻業定鼎金陵首建此  
宮 成祖文皇帝既建都于北 宣宗章皇帝之八

直廬稿

卷三碑

四

年卜都城西北隅倣南京之制始建茲宮宮成而有  
景星之瑞 憲宗純皇帝復勅修之視昔加盛然迄  
今又七十年寢以圯敝迺者少師秉一真人陶典真  
用所得賜金併廣度楮價徵工集材請命于 上而  
重修之經始於嘉靖戊申正月工訖於是年十月重  
門整邃玄宇靚深丹碧翬飛金彩溢目璇題寶刻儼  
天漢之重霄桂棟芝房極都城之偉觀猗歟盛矣陶  
公既奏畢工而屬高記其事蒿竊惟自古帝王應圖  
受命奄有四方莫不崇建宮宇以昭享祀期以答景  
貺於穹昊錫疇福於兆民是故詩著祈報之文禮謹

祀禳之典其事闕嚴所從來久矣然其所締構必弘  
偉殊勝斯足以稱神明之居夫潔修不著則精靈不  
降而民何所蒙福邪仰惟 皇祖創造 列聖繼承  
所以昭假上天凝集大命光撫有衆爲民請祉率由  
此道莫之有改肆我 皇上神聖廣淵法謨烈之鴻  
猷協天人之大順制作準于往初典禮備于一代治  
化隆矣凝神冲默内含泰元聖德至矣嚴事上帝祈  
報禋祀之禮歲奉益虔是以玄昊降祥百靈受職甘  
露靈澤之委同穎連穗之呈駢臻疊見禎符應矣夫  
人主敬天而人臣之事君猶天也凡我在朝之臣以

且廬稿

卷三碑

五

及薄海諸國覲譯貫髮皮弁之夷皆得以稽首宮墀  
之下瞻翠華効嵩祝鑾和仗御之容恍惚與雲旗霞  
燾輝映炳閃於玉清太虛之間巍巍洋洋天鑒在焉  
所以仰贊我 聖皇億萬載祈天永命之休寔在於  
此則夫增修賁飾以弘鉅觀以祝蕃釐斯舉也庸可  
緩乎嵩昔典秩宗其職治神人和上下於凡宮觀之  
後皆得預聞矧茲宮者朝廷之大祈祀大朝會寓焉  
紀載成績以昭示方來詎奚容以辭敬叙其事而繫  
以詩

琳宮翼翼開鴻基肇明祀兮肅靈祇象穹庭

維衛勾陳方拱太微國有彝典嚴祝祈上帝臨方百  
神隨駕虬龍方駢文螭紛羽蓋方耀華芝鑿觀赫方  
日在茲眷有德方作君師膺曆數方應昌時赤虹流  
方紫電飛戒臣工方肄大儀望寥陽方祝 皇釐  
皇萬年方壽維祺五福總方百祿宜邁虞夏方繼黃  
羲主萬邦方奠華夷臣拜稽方伏階墀願天保方無  
窮期考成績方視此碑

賜進士題名記

皇上顓俊尊 帝以弘化理以崇嘉靖無疆之丕休  
乃戊戌春三月 上親策試禮部貢士于廷諮以仁

直廬稿

卷三記

六

育義正之道賜茅瓚等三百二十人及第出身有差  
賢諸典舉行如故事時臣蒿承乏部事嘗請立石題  
名于太學而有 詔命臣爲之記臣謹拜手稽首言  
曰夫士生斯世者何其幸歟昔者孔子大聖孟子大  
賢畏天命悲人窮轍環列國皇皇焉以求于魯衛齊  
梁之君然終其身而不獲遇雖有言焉而不見用若  
夫今之士則幸生于國家一統全盛之時養之以學  
校取之以科目始也由鄉試而會試舉于有司謂之  
貢士暨廷試則 天子特降清問以吏治民隱導之  
使言將采用焉於是賜第於大廷謂之進士士起蓬

藿一旦釋跡躡而慶風雲之會依日月之光所不  
其盛矣哉由今論之其視孔孟之所值何如也雖然  
孔孟之言未獲用於當時而乃行於後世今其書固  
在諸士所誦法而資以為事君者也蓋臣觀於中庸  
孔子以仁義答魯君之問政孟子之告惠王曰亦有  
仁義而已矣其語宋牼曰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  
君仰惟 皇上統天立極懋德建中其於仁義之道  
既已允蹈而作乎矣茲復登諸髦俊疇咨而迪簡之  
將非牖厥衷俾弗昧於所從庶幾得浚明亮采之賢  
以成悖大明作之治然則諸士將何以仰答夫千載  
直廬稿

卷三記

七

一時之遇哉夫人君之所以望于臣以成其治人臣  
之所以自盡其心以成其君無亦致力於斯二者而  
已矣臣與諸士同誦法孔孟者也顧臣庸陋誤荷  
聖眷無能稱塞萬一然豈敢以己之弗類而不厚望  
于今之士哉嗚呼聖賢之訓昭如日星 君父之恩  
同于天地臣雖無似尚當以懷仁義之說與諸士共  
勉之謹記

延恩樓記

予所居長安之邸址臨官道其南為胡氏之園地極  
下每雨潦集則成灣池比歲稍易其地若干尺為園

種樹作亭以慰然堪輿家謂低瞰匪宜宜實以土增  
樹重屋為後負廼以賜金百兩增易其地總若干丈  
茲地胡氏之棄壤也既獲厚直樂隹焉於是作樓五  
楹翼以兩廂其前為壑經始於是歲三月初吉凡闕  
月工訖而庠者高窪者實矣始事之日適 朝廷以  
邊事寧白輔臣議襄功賜白金彩幣廕一子為中書  
舍人蓋異恩也樓成謹以比歲所得 御劄宸翰賜  
勅賜書尊貯於此往歲建樓鄉邑得請于 上賜名  
曰延恩之閣茲乃以名斯樓云夫古之君子經營天  
下安事一室顧子弗類匪懈之念夙夜恒兢兢焉幸  
賴 天子明聖群工協和治理畢張近復賴將士之  
力邊境底平予忝預末議特被賞延之典凡以有此  
者秋毫皆 上賜也嵩也何德以堪之書以示吾子  
孫使或仕于朝或處于家隨所在而致其感恩惟忠  
惟孝以圖報稱於萬一斯吾之志也遂刻石以記

雍睦堂記

予昨歲蒙 上恩諸孫各廕授文武秩官延之世祿  
食指日衆顧舊第漸不能容日鑿之西有屋數楹歲  
久而敝謀更葺之廼于茲夏以賜金庀材鳩工撤故  
易新增其式廓秩以位序既落成名其堂曰雍睦示

訓也先王之世以孝友睦姻往卹六行教民是以  
鮮失德比屋皆可封之俗後世若漢風俗最爲近古  
而陳大丘父子爲時所稱曰閨門雍睦有德有行夫  
爾漢公卿閥閱之家多矣而獨稱陳氏予愛之慕之  
深願子孫倣之故以雍睦名堂夫雍和也睦順也一  
門之內父父子夫夫而婦婦兄兄而弟弟以興  
以居以宴以食咸於是乎在苟非和順則情志睽隔  
禮義缺踈乖戾由之以生矣是故和以聚之順以承  
之長必慈幼必敬長遇事必忍臨財必讓出入必  
相友食飲必相呼召行業相勉過失相規毋凌以亢  
直廬稿

一卷三記

九

毋忿以爭和氣充積福祿由之以生矣詩曰妻子好  
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孔子讀此詩而曰  
父母其順矣乎言人能於妻子宜於兄弟則父母  
其安樂之矣君子之道始於家庭者如此由是而推  
之以事君曰忠治官曰慎處僚友曰遜卹下曰惠而  
各盡其道焉則庶幾可及古人無負於 上恩無忝  
於世守也歟爲吾子孫者尚其勗諸

天光雲影樓記

延恩之東故有池廣僅尋丈有泉焉出山麓注于池  
日潺潺鳴聽者樂焉予病其隘也迺發丁夫畚壤決

泖關而浚之其廣踰數畝隄岸周廻環植松檜水光  
淪漣汪洋演迤涵虛映空恍乎如在江海之上信哉  
其得大觀矣池上建樓朱甍髹檻又迥出乎巖霏林  
靄之表倒影下浸混漾徘徊榜曰天光雲影而四字  
者 睿宗 皇帝之御書也嘉靖己亥二月 皇上  
召見勲輔暨嵩五臣于 文華殿燕對之餘出所藏  
皇考手筆分賜諸臣予幸得與賜焉諸臣文各異  
言嵩得此四言寶箴之數年矣至是刺之文梓飾以  
金碧揭諸樓中夫 宸章奎畫希世重寶如雲漢在  
天下土之臣可望而不可近也顧嵩何幸乃得沐

直廬稿

卷三記

十

清光蒙恩寵拜受於金門玉堂之所豈非曠世之奇  
逢也哉昔歐陽修作仁宗飛白記曰山輝如白虹水  
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鈴麓之鄉將不有望氣  
者曰榮光現祥煜煜煌煌者乎故謹志其事俾世知  
斯樓之所由名也若乃升于高以望江山之遠近俯  
于池而觀魚鳥之浮沉其登臨之樂則覽者各自得  
焉

懷鳳亭記

袁郡治南有鳳臺山秦和楊文貞公誕生之地也昔  
在元至正末公之考予將携家避地于袁已而公生

公嘗送表守詩曰老夫猶記鳳臺臺則公  
於斯土也夫崧岳臺臺甫俯降眉山萃秀  
生自古賢哲生有所自出有所為不偶然也予近得  
別業于鳳臺之麓覽蹟懷賢作亭以寓仰止之思題  
曰懷鳳迺作懷鳳吟二章

我所思兮在鳳岑  
眇曠莽兮鬱嶇欽  
登臺四望兮表  
山隱起而萃  
律秀水環抱而沉  
深山雲英英以出  
岫兮倏變化而為  
霖慨名蹟之既遠  
兮曷以慰夫予心  
其一  
我所思兮在鳳岡  
木菱菱兮雲蒼蒼  
巖扉扃兮積翠澗  
卉發兮樂有人迹  
既罕至兮但見夫  
池寂而

直廬稿

卷三記

十一

臺荒嗟鳳去之不返兮  
惟遺五色之文章  
安得追逐兮與下上而翔  
翔其二

嘉蓮記

晉泰始間玄圃池芙蓉二花一帶謂之嘉蓮嘉蓮之  
名昉此其後見諸紀載不一而足唐柳宗元張仲素  
有表賀嘉蓮曰祥圖煥開異彩交映雙華擢秀重蒂  
垂芳曰特聳孤莖對敷雙萼則二蓮同翰稱以為奇  
自昔然矣予為禮侍時居東長安里歲辛卯之夏益  
蓮產並蒂者二十七枝蓋極盛也自後不復見意恒  
懷之迺今歲愛賢堂之前復產十有一枝夫草木之

生時有含和吐秀得氣之盛者亦偶然之值耳惟昔者濂溪周子之說既以蓮為可愛而茲產也尤與常卉不類觀物者宜有取焉故記之

嘉蓮後記

凡物之奇者必其取精多而受氣足椿以永年松而晚翠皆得天地之氣堅厚久固者也蓮卉族之微耳其濯波而出華豔灼灼可愛然皆方吐遽謝惟並蒂者則與常產不類初榦挺出含孕苞胎經月始開開後踰旬日始謝方苞時輪困盤礪葉辦重裹稍脫去數層始得坻副而生蓋所蓄者碩故發之遲所稟者

直廬稿

卷三記

十一

完故存之乂也是歲自夏及秋盆中蓮相繼產並蒂者十有一枝亦足多矣迺至秋仲復有七枝森挺並出內一本三萼者二絳彩交映若綴若聯若仰若俯適 聖誕朝賀出行聖孔公閣學張季二公宗伯徐公過舍觀之諸公咸曰金氣既肅涼飈始淒溪渚沼泚之間已零悴靡遺矣而茲亭亭曄曄乃復倍盛可不謂之奇乎相與觴而賦之其後士大夫觀者各有賦因復記之

瑞竹園記

竹為物昔人以君子目之所貴乎君子者以其

然之量也竹虛中似之有挺然之節也竹修直似之  
有功德之林然足以庇生人也竹清陰濃密障滌炎  
暑似之雖處窮約歷險阻其志行卓然不墮穫也竹  
寒色青青凌傲冰雪似之是故雖植物而有尚德之  
稱焉予家塾有竹一園先祖 贈少師純德府君所  
手種予爲童子先君延師俾授學其間凡再閱寒暑  
不幸先君捐館筮疚孤苦不能爲生獨日處于塾誦  
習無輟其歲弘治丁巳產竹一筵七節上分兩歧秀  
挺駢出觀者以爲瑞徵明年予免喪遂領鄉薦於是  
人益誦傳謂竹瑞果非虛也嗟夫草木得氣之盛偶  
直廬稿 天卷三記 志

有竒異事之適然者耳其言事應者泥也然茲地也  
予遵晦之所而先澤之遺也恒不忍忘之蓋自予出  
仕塾廢竹亦無存矣念今已老舊業荒落位高而德  
薄無補于時撫歲月之既邁思訓言之若存竹不負  
予而予負竹能不慙然愧愀然悲乎廼即舊址構堂  
數楹仍種竹于園而記之以示吾子孫庶其有繼予  
之志者夫

### 芝瑞記

芝果爲瑞乎宋祥符間芝產于澗谿登谷之間四方  
來告者以萬數謂非瑞乎漢甘泉官產芝九莖乃作

芝房之歌以薦郊廟而簡冊圖記率以謂和氣所致  
非偶然者嘉靖甲辰予於邑鈴岡之麓恭建勅賜  
廷忌之閣閣後有圃先是圃之內產芝草幾百本華  
彩煥曄其色黃者青者頰而赤者黝而玄者小者如  
盃大者如盤土人異之踰年而有閣建之役咸曰  
上賜異恩也而瑞先見焉豈非黃輿顯其秘山祇獻  
其禎乎雖然宇宙間淑靈粹和之氣盤礴委積鍾而  
爲神奇之物雖荒遠閑僻之地未嘗無昔之產于澗  
谿壑谷者皆是類耳顧於時有遇弗遇或爲天子公  
卿之所寵嘉藻繪焜耀于世或爲山農野老之所忽  
直廬稿

一卷三記

五

遺卒隱伏不見知者豈特芝爲然哉此予之有感也  
作芝瑞記

嘉蓮三記

是歲之夏盆池蓮復產並蒂二十有四枝一本三萼  
者二枝麗彩交映視已酉之歲倍盛觀者異之然庭  
置二盆去歲植皆不花僅數小葉出水面如錢今夏  
葉並茂而左盆開止一花與常卉類右廼並蒂煥發  
若斯之盛一枝含萼殿後至九月尚存特與菊會又  
若斯之久夫種之春其時同也畚壤灌泉植之法同  
也而有花有不花花而有並蒂不並蒂則殊也予不

知造化者於斯其有意乎抑亦偶然乎因與客言  
廼復志之嘉靖辛亥秋九月記

世芳樓記

崧洛之間有邑曰靈寶峙以太室帶以巨河當天地  
之中據山川之會靈淑攸鍾廼生名喆建立鴻臚世  
有令德于今許氏見之蓋自冢宰襄毅公振業于前  
嗣子司徒莊簡公今少傳大學士松臯公都憲默齋  
公叔季諸君並列省署揚休繼美于後衣冠之盛海  
內鮮儷焉維襄毅公嘗卜別業于邑之南有泉焉引  
之灌田可數百畝有圃焉花竹列峙公游息其間樂

直廬稿

卷三記

五

之後三十年少傳公復以冢宰得請歸乃即其地治  
而修之建樓數楹扁曰世芳其間涼臺燠館竒卉怪  
石弗改前規復益新植而景物增勝攀磴可躋沿逕  
可步涉于圃芳可采臨于池清可濯石可奕亭可觴  
登樓而望明靄朝暮之變幻江山之近遠魚鳥之浮  
沉有以極萬象之遐矚得四時之佳趣焉公以予同  
寅間語其事屬爲記嵩聞之地以人勝人以德勝園  
林亭墅何處無之乃綠野平泉獨名垂千禩者以有  
裴晉公李贄皇也少傳公清忠端慎雅度弘業無愧  
晉公父子繼爲執政不異贄皇斯樓之建上以昭其

前聞著承考之懿下以貽厥長澤垂裕後之休他日紀世家者有徵焉播芳流馥當與河岳同爲永久可知也予雖未獲登公之樓聞公之語心懌神馳宛若即巖扃而從履舄憑寥廓而軼氛埃也爰推原其德美之盛而爲之記

贈特進少保太子太傅左都督陸公祠堂記

古者公卿大夫身有功德顯名爵者其子孫祀之爲世世不毀之廟或子孫名爵之顯追本其先人功德所自者亦得以立廟今制廟不得立而祠堂者實廟之遺意也都督僉事介菴陸公卒有年矣其子今少

直廬稿

卷三記

六

保太子太傅左都督東湖公構祠堂以祀公既成請予記陸公浙江平湖人也陸自唐開成以來居吳越間號稱鉅宗及徙平湖入國朝未有顯者至公始從獻皇帝于藩今上入嗣大統扈從京師歷陞至都督僉事掌錦衣衛事平湖之陸顯自公始方公爲錦衣上睿知神聖一時諸司鮮當意者公獨見信納詔獄訊讞務存仁恕雖上震怒卒持其請以保全者不可勝數昔于公爲廷尉自謂活獄衆

高大其門廼後果累葉貴盛稱漢世家今陸公皆天下大獄慘舒攸繫而所存若此固卓然大

宗無疑矣其平生醇謹躬行孝弟精白遺範皆足以  
教于家而東湖公克繼述懋積勲庸受 上隆眷躋  
峻秩陸氏益以顯大公之貽也然則公世世得祀而  
都督追本所自特祠以祀公實宜祠在承天府治之  
南或言公浙產而祠于楚何也都督曰嗟乎先公之  
志也始先公從 獻皇帝服事左右閱三十年寵遇  
獨踰等倫因緣舊恩遂得晉用維 今上拔擢之明  
實 先皇帝敷遺之澤也先公雖歿使有知豈一日  
而忘 顯陵之德乎故即其地而建祠焉以成先公  
之志也 昔奉使承天見其父老語及 獻皇帝仁  
直廬不

卷三記

七

澤往往 忝思感歎于田野墟里之間况在當時左右  
之臣乎夫德不忘君謂之忠善成父志謂之孝斯祠  
之建而忠孝之美備焉不可以不書也祠凡若干楹  
成于嘉靖庚戌春仲之日予辱交公父子近迺託姻  
好故備著祠之本末使饒諸石以告于後之人

承天府儒學重修記

學校王政之本也自古建國君民莫不以是為先  
明興自國都以及天下皆有學學制之盛視古有加  
焉然國都者以首善遠之天下迺教所從始其制視  
郡縣四方宜益有加焉 高皇帝肇建南都則有應

天府學 文皇帝定鼎北都則有順天府學今

白

上發迹興都則有承天府學三學並峙巍乎盛哉誠一代之隆制已承天故為安陸州治自 獻皇帝受

封安陸至國首以興學為念亟修禮殿易櫺星門瓦以琉璃既殿廡圯復出帑金葺之加意甚厚 皇上

入纂大統以龍興之地升州為府改學為承天府學舊在府治東二里宋紹興間以水患改卜舊長壽縣

之東南隅今學基是也顧自 先皇帝修後三紀于

茲日就敝矣巡撫都御史屠公大山巡按御史胡君

宗憲則相與議曰聖人興而山川若增闢草木若增

直廬稿

卷三記

大

煥州既升府貢以隆名而學宮尚仍舊制豈所以仰

稱德意者擴而新之非有司之責歟迺具疏以聞下

禮官如議于是鳩工庀材諏日從事廟殿門廡悉加

宗飾殿後建 御製碑亭殿之左後為啓聖祠前為

敬一亭為名宦鄉賢二祠旁夾室為藏書祭器二庫

又買民間地拓其址為明倫堂為講堂東西齋學舍

以及齋祭庖廡之所無不畢備工始于嘉靖辛亥之

冬迄于壬子季夏屠公等使來請記高姓歲督禮

顯陵扈從 聖駕兩至斯地周覽徘徊諗知其勝槩

今茲之舉其可無言乎昔者文王肇興王業江漢之

聞莫不從化詩人咏歌當時作人之盛成人有德小子有造雖免置武夫足以爲公侯之匹蓋文王作之於先而武王繼之化以大行今承天江漢之國也

先皇帝昨壤建藩德澤之所涵濡 皇上受命御極聲教之所流邇遠軼乎周之文武士生其間誠千載之希邁矣其亦有如周之士者出乎夫學校以造士四方所同也而茲學媿美兩都爲四方之望則夫爲師者所以教爲士者所以學當何如哉仰惟 皇上御製 先皇帝賜修廟學之文而訓士以忠孝勸之穹碑爲萬世法諸士亦惟 聖謨彛訓是繹是思居直廬稿

卷三記

九

則明習綱常之道以端其業任則身任綱常之責以致其用俾聖代得人之盛匹休成周斯無負於有司興舉之意也已茲役也諸君子今嚴政明費省工速故役成而民不病屠公尋擢兵侍總督湖廣川貴軍務分守叅議劉文光分巡僉事惲紹芳知府孫銓皆任事有勞於法得書并書之

### 江西貢院重建記

江西貢院舊在會城中東湖之上澄流涵抱地位廓清風氣攸萃始設科所建也正德己卯值逆濠之變科試因廢而舊院日就做時兵後百務倥傯不暇給

有司遂即濠所構陽春書院者改新貢院焉然僻在  
城東 隅士就試每患苦弗便司試者亦以蒞事諸  
所東西不相屬察防為難前巡按侍御陳君稟上議  
欲復其舊未果行會嘉靖壬子新貢院災鄉士大夫  
咸欲復其舊請于今侍御吳君遵君力任其事合謀  
于巡撫中丞陳公洙集藩臬諸君議曰茲惟 國家  
掄材盛典逆濠倡難為世大侈所謂陽春書院固其  
暴取橫歛以宮室是侈民怨之府茲逆之故迹也士  
始進期之以忠孝迺令校試于茲曷以示訓天將醜  
濠德而燼之乎吾屬違而興之不可夫言欲從衆事

直廬稿

卷三記

十

失則反其初天其意者有待哉於是吳君以復舊院  
議上得 旨報可乃即舊址而重建焉中為文場為  
至公堂為後堂為考官房為彌封謄錄諸所及庖湫  
皆具前為明遠之樓扁以重門繚以崇垣設棘圍之  
宏敞邃深板屋鱗次聯絡靜嚴工始于嘉靖甲寅  
月成于次年 月舊址頗隘吳君益拓旁近地廣之  
云於是吳君以嵩江產也嘗與聞斯議迺與陳公合  
詞使來請記 今制諸省每三歲試士謂之鄉試士  
貢之禮部進之 天子賜策而登用之皆由是始也  
鄉試者即古鄉舉里選之遺意其法備於成周士修

之家者李忠孝大節綱常倫理之懿出而用世固非  
吉人咸懷忠良以左右厥辟底于至治其得諸實行  
者深也漢雖重文學經術然數詔郡國舉孝廉賢良  
方正之士猶爲近古是以時皆能以行誼自立及夫  
強臣權豎執國竊命逮繫禁錮之慘士駢首就義不  
悔漢祚賴以維持其効可睹已我朝上取周法倣  
其意旁采漢宋之制試士校之以文然始也雖以文  
進其究也必以行稽吳君於更建之始徙去逆藩故  
地昭然示人以忠孝之指其繫世教大矣而茲舉也  
合天意順衆情迺復舊觀以弘新制風聲所感被將

直廬稿

卷三記

五

必有如周漢之士出其間以應有司之求翼戴聖  
治而著得人之効者乎江西號稱鉅藩士由鄉舉而  
奉廷對往往位通顯樹勲業相望是皆由貢院出  
者也嵩亦嘗賓興于斯今老矣不足以企前修喜茲  
役之成特論著大義以諭諸後來之彥使知所取則  
焉且曰無忘賢監司作新之功舊院內原設有旌忠  
祠祀孫許二公至是以祠改建於陽春之基君子曰  
貢院復之舊以興俊也祠遷之濠官以戒逆也二者  
咸宜焉于時藩臬諸君子胥贊其事有勞法得書

于碑之左

達尊之說起自孟子所謂爵一齒一德一者學士大夫多誦習之三者遂並重于世予竊以謂孟子之意蓋首重德也時值戰國俗尚功利國君惟知矜己之貴而慢齒與德孟子有為而云也先王之世設高爵重祿以待士非獨榮以位食三老五更于太學天子冕而執干袒而割牲年九十則就而問之載珎而從仄席而坐非獨尚其年如徒以其位則世之乘時自致居巖廊之上者不為乏人如以其年則夫深山長谷龐眉皓首之叟與草木榮悴終其生以泯泯亦多

直廬稿

卷三記

三十一

矣故爵與齒之稱為尊者皆自夫有德者言之也甘泉先生湛公起進士自翰林史官以至宗伯冢宰大司馬歷四十餘年其位尊矣年九十餘而康強未艾其壽尊矣然先生自弱冠志聖賢之道方計偕時見陳子白沙于江門解裝不出深養而靜蓄之一出士翕然以從願遊其門恐後其時天下固山斗仰之矣既而位益崇望日益茂齒益高而德益劭達尊之稱宜莫踰于先生者矣蓋天下非爵與齒之難而難乎其為德德尊矣而年與位兼之如先生者幾何人哉雖然三者一賦畀係於天一子奪係於君有不可

自致也故兼之難其克兼之者亦天地間氣化之所  
鍾歟夫周之衰也孔子以大聖而轍老于行顏冉之  
德號稱亞聖匪惟不用而年亦不永彼其氣之所鍾  
可知也我 國家成化弘治間稱治平之極先生生  
憲廟丙戌五嶺盤礴大海匯深清淑完厚之氣萃  
于其躬而出當 孝皇祝天求士之時其顯用則自  
今上始 今上禮樂教化薰蒸旁達光嶽之氣復  
完而先生實鍾之三者獨備於先生有由然哉巡按  
廣東侍御孫君表厥宅里特爲先生建達尊之坊先  
生書來命嵩記之嵩與先生進士同年同在史館後  
直廬稿 大卷三記 三五

先同爲尚書嵩忝竊官秩踰涯年亦近蓋不敢謂非  
幸也特其德不類茲樂道侍御君表揚之意而自志  
其愧焉敬以是復于先生先生以爲何如

序

重刻東里楊公續集序

洪惟 成祖文皇帝神聖文武聿清內難登極之初  
首建內閣簡侍從之臣七人以典密務代言備問七  
人者東里先生文貞楊公其一也公自布衣薄遊湖  
湘即有重名其所述作識者知其必當名世已而遭  
遇休運遂以文學黼黻皇猷經緯政體炳乎蔚然若  
五星麗天芒寒色正有目者所共覩逮 宣 英之  
世則以耆德弼亮柱石廟堂澤被天下至今頌其業

直廬稿

卷四序

一

彬彬然盛虞魏房杜不得專美于前矣廬陵自宋嘉  
祐間歐陽文忠公昌於文爲天下學士所宗文忠沒  
後三百年乃文貞公出而繼之二公風範德業後先  
相望蓋間氣所鍾曠代相感非偶然者然文忠雖位  
至政府未老即罷政歸乃若公歷事 四聖眷注倚  
毗身任安危幾四十年揆其所遇視文忠豈不更異  
哉嵩竊觀于古之人其以文名家者必其究大道之  
原蹈禮義忠信之實然後發而爲言明白昌大深醇  
冲邃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公以鉅儒與學淹  
貫群籍兼翰鑄詞發自性靈不屑屑於雕鏤組繪之

璋璫球琳之寶足以資民用而華人國嚙噉暴之  
易言者哉公集凡若干卷有黃文憲之序乃公存時  
所自刪定久行于世其曰續集者核刻在嶺南世鮮  
得之比歲予購得一帙多脫落不全託公五世孫吏  
部員外郎載鳴為校補之始克完編適黃侍御如桂  
接廣重刻之而載鳴以序見屬書生也晚恨不及公  
之門公昔生于吾郡今屬臺山迺嶽降之地也予每  
過其處低徊慨慕而不能去平生誠切仰止之私然  
豈敢序公之文哉獨以獲睹是集之傳為喜為幸故  
直廬稿

卷四序

二

謹識其由如此吏部君敦厚博雅克世其先於是又  
可見君子之澤既遠彌長則附書之以論諸觀者云  
重修袁州府志序

袁古宜春郡古圖志遠矣無可考見徃予修甲戌志  
頗綴葺成編而典籍亡故老鮮存雖旁羅曲探弗能  
備也甲戌距今又三十年矣凡章度之增易官政之  
代更才賢之嗣興每念新事當續舊志或遺於予心  
有未釋然者一日閱 中秘籍得宋嘉定間滕守強  
恕所修宜春志在焉亟覽之則其言唐宋之間詳矣  
因廢書而起曰嗟乎物顯晦事遇合固自有時哉

稱三十年爲一世夫日逾三十而朞復升焉月逾三十而閏復成焉此變通之會也素志曠三紀不修顧時欲修之適予承乏內閣而後獲值是書豈非天發其秘以貽吾郡之一快事乎孔子謂文獻不足則言禮無徵韓起適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在魯矣然則使吾鄉之文獻得以徵諸遠而不窮者謂不有賴於是編之存也哉因於內直之暇取嘉定甲戌二志而通訂之綜之使會覈之使的約之使切以就斯編予老矣念斯文之責先達之遺有不容以鄙淺自諉者蓋集衆力易數稿而後有成以償宿昔之願斯

直廬稿

卷四序

三

予之幸也然又以機政孔殷夙夜匪懈不克殫力畢思以足私心之所志而不免挂漏之嗟此予之所自媿也嗣而正之能無望於後之君子乎舊志十四卷今增爲二十卷始托政和令陳德文纂輯既而陳以補令建寧去卒相予以成者通叅趙文華編修董份高拱檢討王材晁璫陳以勤諸君子寔有賴焉而同里彭編修鳳何侍御僊郭太僕進皆相與贊成之郡前守范侯欽首任增輯以陞憲臬去今守徐侯禎實募匠梓刻之以成事告云

南宮奏議序

任而當國家間暇安守故常無所事於興革雍容朝  
著據高位而享榮名孰不願欲者哉若乃時事方殷  
憂責攸萃有不能辭而避焉則亦竭吾誠盡吾力之  
所當爲者耳矣自古人君之大有爲者多見於創業  
與中興之世我明 二祖肇造區夏攬用群策經營  
四方惟日不足 列聖嗣守文恬武熙肆我 皇上  
入繼大統實卓然中興更化之初首議尊親大禮建  
廟帝稱矣復議秋享 四郊分祀矣復議冊天繼因  
慈宮南祔 車駕幸舊邸一時禮文填委皆前所  
未有之典而嵩之菲陋適承乏禮曹凡所擬議取具

直廬稿

卷四序

四

倉猝進則有責成之 旨恒情難與慮始退則有盈

庭之訟當此之時如颿大瀛之海中洶湧罔知攸  
濟惴惴焉殫力竭慮以上答明詔毀譽利害所不能  
計至今思之有餘懼焉嗟乎先民有言禮也者非由  
天降非從地出緣人情以起義也况夫常變異形難  
易殊勢譬之山岳徙步異狀譬之車轍殊途同歸未  
可以執一論也故曰禮時爲大仰惟 皇上仁孝誠

敬發自天真銳意古初行之惟斷每所規畫召勳輔  
暨臣嵩環跽榻前而授意指 上獨稟全智經綸大

經評謨所定諸臣相與仰嘆以謂不可及用能裁成

一代之典以極夫盡倫盡制之美蒿也徒忝冒職事  
不過仰受成算而已持燭火以晞太陽捧涓流而助  
江海其將能乎然因緣遭值獲與夫奔走執事之末  
則有餘幸焉暇日取諸所題疏彙粹而存之凡禮樂  
之興修禋祀之秩叙政教之設施四夷之朝貢既已  
槩具期與臣民欲知夫 聖不世出志大有為則茲  
編者固可以窺見其一二云

### 忠烈編序

忠烈編者編忠烈孫公死事本末也嗚呼豫章已卯  
之事可駭矣方逆濠潛蓄異志賂結要權威脅州郡

直廬稿

卷四序

五

兇焰熏灼然稱密旨以惑眾飾恭貌以禮士群情雖  
盱莫之敢發當此之時孫公爲都御史巡撫江西焦  
勞其心思防其犇軼曲爲之備而陰扼其勢使不得  
逞濠以是甘心焉公既遇害人無不讐濠者迺群起  
而亡之僞檄徵兵屬邑斬其使吉郡義師一倡雲谷  
景從爭先向賊賊舟東下面背退遂尋以就擒議者  
曰公平日防禦素周故賊舉輒敗而被執時抗對不  
屈聞者凜然知逆順大義確不可易借使公不受害  
則濠之逆狀未明眾志之阜惑靡定濠得竊弄日夕  
即 祖宗靈赫在上萬無能一濟乃據險屯重不虞

操成爲禍可勝言哉故公之一死其爲報也大視諸  
乘勢討賊其難易不侔矣是編也公之嗣子都督堪  
尚寶堦少宗伯陞以示予請序予受讀之首制詞  
以昭卹也次銘誌贊傳次章奏文移次哀誄奠挽之  
作以紀實以萃渙也公忠貫宇宙光流史冊無賴是  
編以傳而使他日獲考公之所以得於天子得於  
士民者則一覽備矣與公同時被害又有副使許達  
有司奏請祠祀孫許二公既賜額曰旌忠位設旣  
定有忌者廼以已意躋許而次公其後朝廷從言  
官之請卒復其舊而後大分以明輿論以愜顧茲編  
所未及予特補而書之以示觀者云

直廬稿

卷四序

六

恩遇錄序

嵩自嘉靖丁酉承乏掌禮部壬寅入內閣仍兼掌  
部事踰年乃得代自惟辱陋荷蒙皇上委用眷遇  
之隆暨今餘十稔中間所奉御筆手札無慮數百  
凡所諮議皆心膂是託多至百餘言少或片紙隻字  
既已什襲而寶藏之矣間伏觀諸所賜劄或籌諮  
政務訂正典禮或詢度邊情係聖政之大者而賜  
勞金幣藥物係聖恩之特異者因閱楊文貞公東  
里集有誥勅謄副賜諭賜詩謄副載在集中蓋公歷

事仁 宣二宗特受知眷凡所諭賜集錄以傳  
讀之尚可想見當時之盛仰惟 皇上恩渥同天地  
故事法 祖宗睿謨宸慮超軼前古足憲萬世雖當  
之不肖無能為後然何敢自外而不以傳因倣東里  
式恭彙次之成帙題曰恩遇錄庸者感遇之私而事  
關秘密者則不敢錄云

### 留院逸稿序

留都翰林院職號清秘無簿書塵俗之擾日與黃卷  
對甚暇逸而諸曹遷轉凡餞送慶輓諸事取文者必  
之焉戶外履常滿文連日積又若甚勞劇者予視蒙

且廬稿

卷四序

七

三載所為詩文幾數百篇既稍刻諸山堂集中矣而  
尚多逸近於敝篋中復得此編諦觀之若未忍棄者  
其為表文若干首則為慶賀作南京各衙門凡遇慶  
賀則禮部移文至院撰述其曰興國太后者乃初載  
未定之稱也其為序記雜文若干首則為諸大夫士  
作今仕隱存沒猶歷歷可指數故文雖不工而故實  
存焉交道寓焉因錄而存之而題曰留院逸稿云

### 日鑒堂錄序

昔蹇忠定少師寓都城所居以退思名堂少保南陽  
李文達賜第以臨深名軒又有自治集義二齋蘇州

其文定有王延亭王文恪有小適園四明楊學士金  
川居高坡巷種樹鑿池構亭為後樂園蓋凡以寓箴  
傲志遊息而見諸紀述題詠今讀其文不必求其處  
也予卜居西長安街初作堂以日鑒名因記之累歲  
增葺復有愛賢寄適諸記僚友過從者有題詠諸作  
因彙次刻之非敢方于前哲聊以示諸後來日鑒為  
正寢之堂故特以名其錄云

太宰聞公七十壽序

所謂大臣者天子所與其治天下其責任為獨重其  
受寵祿逾厚則其報禮也當愈隆必力勤王室忠翊

直廬稿

卷四序

八

社稷有纓冠同舟之義有一心同德之休有鏃礪括  
羽之道左右後先彼此勸翼庶幾可以相濟而成天  
下之治書稱篤棐夾輔不可尚已後世乃有輔政同  
心謀斷資益史冊紀之以為美談然亦邈乎鮮疇矣  
往子舉于有司獲與今太宰石塘聞公同賜第于

孝皇之年其年號稱多士而其早有樹立秉志勵操  
卓然不受于俗天下皆許之為鉅人正士則石塘公  
其最著者也公迴翔九列迄于今而躋冢宰蓋位遇  
隆矣子薄劣無似忝預機政適與公同贊天子不  
可謂非遇也維時天子方懋中興之治超駕帶王

英明睿聖獨斷萬幾而慎飭有位以振起事功公卿  
百執事非咸得其人不可公卿百執事咸得其人所  
以選掄致之于上者惟在一冢宰冢宰古所謂統  
百官均四海者也冢宰惟其人群材咸適器使之宜  
則賢才進賢才進則何患乎風俗之不易而治化不  
成譬之權衡設而物平水鑑空而形察端表植而影  
正矣公老成凝重其所以揆別天下之人材上足注  
手宸衷下足信于海內而予以薄劣擢非其任則  
其所以倚重仰藉于公者當何如哉公自筮仕即  
選曹既熟于銓衡之事而守正秉公非一日矣故自

直廬稿

卷四序

九

掌銓以來著書一之規祛積習之弊闢進善之路杜  
冒僥之門正已率下舉錯當而人心服蓋公之負荷  
也定故其臨大事決大議屹然不動而其力有餘持  
守也堅故歷終始經夷險毅然不變而其節靡貳鎮  
定如山岳容受如江海可謂大臣之全德者已是歲  
七月己卯寔公七十初度之辰少宰潘公丁公及司  
屬諸君徵予言以爲公祝夫古人於君子敬而愛之  
必有以祝願之若有臺之詩是已足故美其德則祝  
之以壽期其壽則又勉之以德二者既反覆而咏嘆  
之則又以無疆之休願於其後以寓不已之情予與

公生同歲列銜銓部無秩青宮同官念昔同歲  
士三百三人歲月千邁今存者惟吾與公三三人幸  
與奉一觴相祝于此則其所以敬愛祝願于公者當  
何如哉天將綏公以平格之壽予也雖不類尚當夙  
夜竭精畢忠以同報 上恩不敢自委自棄乃不辭  
諸君子之請而輒書之因以附諸南山之義云

### 大都憲屠公七十壽序

予與左都御史東洲屠公仕同朝生同成化庚子之  
歲及今嘉靖己酉年皆七十矣仲冬三日則東洲公  
初度之辰也臺中侍御諸君相率詣予請文以爲慶

直廬稿

卷四序

十

維歲之春予也獲蒙九卿大夫及臺史諸君偕聯軸  
製文爲慶詩曰無言不酬予雖寡鈍不文豈可無以  
答諸君子之情哉惟 聖天子御極明目達聰慎簡  
大僚以資化理禮樂刑政錢穀戎兵各有攸屬其於  
綱紀百司之重則在於都察院國家設十三道御史  
司風紀之任而都御史實總之歲遣御史出按諸方  
則䟽舉二人引對 黜陟請命一人以往御史銜命  
于外於以理幽枉禁廢匿懲貪暴舉刺百職其所事  
事皆代都御史之爲也事竣而還則都御史考察課  
其功能始得還任百數十年紀綱振法度貞維持太

平之治實此攸賴其爲職崇而繫重如此屠公始爲御史憲體精明巡察著且止之謠既乃颺歷邵守岳牧所至留勿翦之愛晚始拜兩京大司寇擅惟允之稱由是勛庸日積簡注攸隆遂領避車之秩特升專席之班而公端笏在廷正已率下有松栢堅貞之操風采凝峻表枉屏戢有黎藿不採之威繫情恕物有江海容受之量是以列辟視其表則良善賴其維持取類蒙其茹納詩謂邦之司直屠公有焉宋仁宗用趙堅爲御史中丞曰紀綱之首須用老成爲之槩時年七十矣我太祖高皇帝始定天下即用劉文成

直廬稿

卷四序

七

爲御史中承年已踰六袞英廟擢吳文恪公爲臺副年亦近七十今屠公遭逢聖主正位臺端年亦如之其享榮名而樹弘烈爲趙爲劉爲吳所以受天之祐馮翼王家者又孰可測其至耶予薄劣無似又竊非據賴有耆碩在位如屠公所謂知民之德可賴以圖終者篤棊之義願相與助焉請以是復諸君子之請以爲壽觴之作

致政大宰王公七十壽序

士大夫學而致用登于顯崇志業昭于當時名稱究乎終始遺榮處佚得年自怡自昔之人孰不期而慕

之而能若是者幾何人哉至若生佳山水之鄉少而出老而歸宗黨字姓德義稠洽良辰令節相與優游以招以携以觴以詠至樂在茲餘年益永此天篤其慶地會其靈人際其適又非期而慕之之可得也故學而不得仕仕而不得行其志行其志或不終其名終其名或不遂其退退而不得年弟子不得繼其業俯仰不克愉其心又或居僻俗里謝軒車莫與晤語故茲數者每歎於難兼焉兩洲王公以春秋之學舉進士高第起銓部擢卿寺更藩臬撫臺以至晉少宰拜留都宗伯太宰大司馬出入兩都垂四十年清

直廬稿

卷四序

七

約重厚爲士林所稱仰其位秩志業既足揚徽於當世已乃攬止足之分不俟及年解組歸第而令弟大廓先生今位大中丞令子世初世載皆仕京署公可以釋廊廟之思遂林泉之樂而里中又多貴宦得日與遊處是歲孟秋公介稀壽之年則世所不可期而慕者公兼其盛而有之矣予於公忝締姻盟值茲誕辰不獲稱觴爲慶不能無動於衷也然有所屬望焉者予家鈴山去公百里而近公嘗經敝里謂其土風之勝愛之昔唐會昌宋元豐間洛中諸高年得謝者皆有尚齒之會當時既形諸繪事而記者謂洛中多

園古刹有水竹林亭之勝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  
儻毋宴集都人隨觀之至今在人誦談予也倘幸得  
請以歸期公命駕巾車相與夷猶于鄉林山水之間  
以修洛中故事蓋將有日也苟有好事者從而繪之  
能言者咏歌之古今人豈盡不相及哉敢因祝公之  
壽敬書此以俟

### 壽詞序

石川張君自吳中寄予壽詞一卷用東坡百字令韻  
也作者凡七人皆出蘇湖同社會舊皆 天朝鉅望  
名流而今為綠野之賓黃髮之叟倡者始於吾同年  
直廬稿

卷四序

三五

友箬溪公今拜刑部尚書一展卷間數老人者恍然  
若聚手吾之一堂聆其警效接其顏色不知其為別  
之遠也念惟諸君子雅意勤厚輒各和答一篇為謝  
因彙錄而襲藏之以無忘嘉惠云

### 三瑞圖紀序

予在內直少暇即綴文勘書以自適然念糜祿于茲  
久別桑梓昔時溪山草木光景所矚則時或託之述  
詠以識其懷思去夏作嘉蓮記因憶往年竹岐芝秀  
二事寔與此相類復追記之以補闕遺同直徐季二  
公特倡佳什縉紳大夫聞者各有和積久盈帙因彙

次而錄之以備間居之覽或曰職在贊襄志營國事  
宜不遑暇食乃為此無益之詞乎予曰姑以資笑談  
之一噓云耳且他日得謝而歸展誦諸作見其所載  
職官名氏亦有歐陽公玉堂天上之歎則是編者可  
因以寓交遊之思云

### 紀年詩譜序

予少羸多疾無意任進養病鈴山若將終焉不自意  
延度至今日伊川謂三十浸盛四五十而後完誠若  
類乎斯語者嘉靖己酉正月七十初度自述二詩其  
後每和前韻用紀歲月顧以衰庸無補言多思退事  
直廬稿

### 卷四序

十四

與心違有不能以自遂倘蒙 上憐其老天假之年  
獲稅駕丘樊尋盟泉石則厚幸矣詩凡若干首錄而  
存之題曰紀年詩譜

### 鈴山堂集序

予昔在童年即學為聲律既竊科目恒苦痰疾一造  
金馬之署尋返碧山之廬環堵蕭然吟嘯終日久之  
出而從仕獲與二三同志揚摧風雅之道歷覽唐賢  
諸家略未涉其津涯惟取願諸情性晚登政途萬務  
形勞百責身萃回憶舊業如弁髦然然因事記言撫  
景寓興獵心未免抑皆觸口縱筆率爾應酬不能求

亦不暇於求工也。由前則多山林之致，由後則皆朝省之事。時既不同，詞體各異，彙而錄之，通得詩凡千二十首。嗟夫，耋老無成，費精何補，殊悔雕蟲之技，徒貽覆瓿之誦云耳。

刻書法鈞玄序

書學於儒者事最近。程子有是言矣。古人作字必有法，點畫波擊，結構轉折，向背低昂，各有體勢，無一筆苟且。觀諸名家所論，亦猶規矩既設而為方圓者，莫之能違也。近世士薄文藝，弗講率任己意，不由師承，先賢名蹟殆為絕學。夫聖門志道據德，依仁之訓，而直廬稿天卷四序 七五

於游藝亦未嘗廢。先儒謂要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缺者，曾謂可以藝而薄視之乎。予昔奉使過衡山，得一舊帙，載元蘇霖書法鈞玄四卷，劉惟志字學新書摘抄一卷，其載先賢論議頗為明備。然問諸今士大夫，此書皆未之見，因取舊帙命治書者校之，而刻以廣其傳，庶為字學之一助云。

直廬稿卷第五

鈴山堂集四十五

銘贊 告祭文 題識

御賜盃銘有序

嘉靖壬寅三月四日之夕勳輔同嵩五臣直宿西苑時雨適澍上召賜酒於仁壽宮中諭曰朕手注之酒各賜銀盃三飲訖遂命携盃以歸臣嵩謹拜稽而銘之曰

帝宮夜召御尊親注異渥隆恩千載一遇爰賜銀盃俾捧以歸臣拜稽首永寶弗陳

種德橋銘有序

直廬稿

卷五雜文

介溪之水縈折而東二里經唐家村行旅往來出於其塗舊有橋名下界橋歲久圯涉者病焉弘治戊申先少傅仰雲府君捐貲建造至今利之府君志行超美食貧而嗜義橋在今勅葵棗林祖塋之南百步嘉靖丙午命蕃以工力之贏重加修治橋以增勝因憶橋建時有塾師教先生語嵩曰此尊君之種德也時嵩甫九齡重其言今取以名橋勒石路隅庸識先德銘曰

士苟世用澤利生人嗟哉遺佚抱志靡伸隨力所及仗義求仁施不言功植行冥冥靈臺一點可質穹昊

天道福善不在其身貽我後人百世其振

座右銘

誠以待物不疑人之欺已恭以禮士不欲人之崇已見義則爲不虞人之非已聞善則服不恃人之勝已蒙怨則忘不記人之害已受施則藏不倍人之德已內省不疚毀來而不爲之戚自治靡違譽至而不爲之喜噫嘻我思古人不期人知惟期此心不愧天理與神明而已

畫像自贊

視地而后敢行頓足而后敢立不擇利害爲趨舍不

直廬稿

卷五雜文

二

以譽毀爲欣戚聞善惟恐未行檢身常若不及此簡冊之格言先民之遺矩予則束髮從仕服膺斯語而勿失者也然知誘物遷性鑿情僻位重而才弗克年至而行靡植韓子所謂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爾可不終始勿渝蚤夜思惕以求寡過於萬一乎

又

其貌羸然山澤之臞其實恂然西家之愚胡爲乎官登玉署位首黃樞秉國鈞之乂膺 皇眷之殊爾其疆學力善而惟日不足履道持正而既老弗渝憑仗

孤忠特立於風波震搖之上幸遭 明聖保全於大  
日臨照之餘慕王臣之蹇蹇師良士之瞿瞿庶幾闕  
歲寒於松栢怡晚景於桑榆也夫

自題蟒服像

宅揆代工束玉衣蟒顧極品之殊榮豈平生之敢望  
惟思効匪躬之節日歌天保之章斯臣子所以報  
上也

告先祖少傅純德府君文

維嘉靖二十五年歲次丙午四月 日具官孫嵩謹  
遣男太常寺少卿世蕃恭告于 顯祖考贈少傅尚

直廬稿

入卷五雜文

三

書大學士純德府君曰惟我 祖考安厝于茲歲久

塋域弗治近者又聞塋後爲山水所衝孫慄焉弗寧

具疏奏聞荷蒙 皇上特命工曹修治仍 賜祭二

壇異寵自天輝賁泉壤實維我 祖積德深厚天道

福善之報雖久而益章也世蕃給假回還董治塋事

恭以牲醴告于墓下伏惟歆鑒謹告

告后土文

具官嚴嵩敢昭告于棗樹山 后土之神曰茲者欽

奉 聖旨命官修治祖塋擇以今辰良吉興工謹用

祭告惟 神鑒佑克相其成謹告

告先考少傅嘉林阡文

曰子蒙賴先訓叨榮于朝自別故鄉已逾十載而未得一歸展省良疚于懷茲者以祖純德府君之墓歲久弗治議圖營改荷蒙聖恩特命工曹修治仍賜祭二壇湛恩優渥追賈泉壤切惟我父素性純孝子推父之心微上恩以追崇乎祖父靈有知想亦忻愉於地下矣茲男太常寺少卿世蕃奉命回還謹以牲醴用伸祭告子不勝瞻慕感愴之至謹告

告布政使平菴府君墓文

曰恭惟我祖邁德振華歷官方岳風望在當世德澤直廬稿

卷五雜文

四

在人心餘慶所延乃致不肖孫獲仕于朝叨榮一品實惟我祖佑啓之澤深遠而悠長也盛德耿光百世攸祀孫違遠桑梓不克以時瞻掃封塋謹令男太常寺少卿世蕃具牲醴代伸告祭玄孫不勝瞻慕感藉之至

告毓慶祠堂文

曰玄孫自別故鄉已逾十載蒙賴祖考餘慶叨榮于朝位至一品而未得一歸展謁良疚于懷茲者荷蒙聖恩准令男太常寺少卿世蕃給假回還謹以

香帛牲醴之儀恭即祠堂用伸祭告不勝瞻慕

藉之至

改題三世神主告文

曰曾孫昨以一品再考荷蒙 聖恩賜給誥命追贈  
曾祖考 祖考 考俱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  
書謹身殿大學士曾祖妣 祖妣 妣俱一品夫人  
曾孫繫官子 朝不克以時奉告茲男太常寺少卿  
世蕃給假回還消以今辰奉 四世神主謹用改題  
伏惟尊靈服茲新寵永佑後人謹告

請主告文

白茲以郡城蓋造新第已完恭請 四世神主即新

直廬稿

卷五雜文

五

祠奉祀謹告

祭吏部尚書整菴羅公文

惟公博大弘深貞雅淳厚得山川磅礴之氣當宇宙  
貞元之候令儀令色不子子以為高其慎其難恒抑  
抑以自懋 孝皇之季崇學右文時方靡然馳藝烟  
雲公獨屹屹大雅不群浚濂洛之源以直達洙泗究  
經籍之正而尚友典墳玄酒大羹泊乎其味泰山巨  
岳人仰其尊當其初出而仕也飭範成均蜚英詞掖  
迺典禮於奉常遂司銓於宰職及其請身而去也優  
游綠野嘯傲平泉惟談道以淑世獨知命而樂天辭

榮耽寂其意欣然公之出處進退既足以繫天下之望而執簡操觚言議著述又足以遺後世之傳國有典刑世稱大老彼東山之望方壽考以維祺忽西州之哀迺永謝而興悼豈天不憖遺於斯人而世乃盡傷於吾道耶易名錫贈寵命輝煌戔戔佳城三顧之陽乘氣而歸與化翱翔嵩昔在國子繫籍門墻繼宦兩都接武班行託詞墓石以識弗忘千里緘詞載奠一觴惟公神之不昧庶俯格於瓣香尚享

祭太傅京山侯崔公文

惟公毓英汾水睞威天家鷓峙鸞停秀紫芝之眉宇

直廬稿

卷五雜文

六

金輝玉映美詞翰之才華蓋其名爵之崇寵祿之盛壽考之遐凡人世之福已具足而無涯正德之末親捧勅符翼龍以飛升日天衢際風雲之慶會受寵

渥之眷殊迺爵通侯爰分第七勳伐紀於旂常望碩重夫鼎呂已而被命入侍內庭面承天語之親密時奉宸諭之諮詢泛舟太液乘馬禁中殊恩曠典世幾能逢予自禮曹以至入輔悉得與公先後而相從

進直無間於夙宵勤瘁不輟乎寒暑恒戮力以協心勤王事而靡盬方期懋享於期頤庶幾相託於肺腑胡一疾之遽嬰遂溘焉而千古訃聞當宁軫悼

裏恤典優渥哀榮始終公其可以超然含笑長逝於  
洪濛也矣始予與公惟接班行及弱孫締婚於闕里  
而公於衍聖實嫡姪之尊行氣味托金蘭之末蔦蘿  
附玉樹之傍矧斧柯之惠又公言是將則夫感舊篤  
寅恭之誼攬涕寓親戚之傷寧不感慨而徬徨乎緬  
予情之繾綣致告莫於一觴想英靈之如在庶髮鬢  
而來嘗

祭少保龍湖先生文

予與公蚤識詞林晚登呂閣蓋平生道義之相投肆  
令子婚言之攸諾公之論議文章非予之所能仰企

直廬稿

卷五雜文

七

萬一方期白首同寅丹心報

予妻父如之弗渝庶

國事之有託公當柱石於廟堂三得歸若於林壑矣

夫何舍鵬違凶營屋示異公已寤疾而弗作夫賢才

之生將以為上為德為一為民期有所學也而大

業未究士望竟虛公之志寧能自釋於冥漠耶修短

定數固不可移然况畀之位復奪之齡吾不知彼蒼

之意何若也疇昔之夜公夢大鶴降庭舞而上升而

告子曰斯化鶴之變也嗚呼其果然乎公之英爽將

翱翔大虛辭世氛溷宜無不樂者矣獨瞻望以思徒

使子潺湲而淚落也靈輿南遷楚道悠遙告莫于堂

有酒既酌公髣髴其來歆尚言笑之如昨

祭費尚書文

嗚呼人之修短與其身之行藏匪命與數孰為主張  
始予之初仕也公之從兄少師文憲公方揚休詞苑  
振步宮坊予忝驥附叨接班行戊辰之歲公預計偕  
講予京師之邸公時妙齡秀發而清揚及予養痾歸  
則銓岡公繼擢上第修業中秘振文藻而麗詞章綺  
簪纓之趾美寔棖蕁之聯芳中更變故遲回林麓乃  
瀏彩而埋光洎今上龍飛膺薦而起邁景運之隆  
昌予長南鄙公居翰院時過從而接軫亦居處之連

直廬稿

天卷五雜又

八

墻攬鳳臺之蒼翠眺燕磯之滄茫詩篇流奏酒盞猶  
祥已而公膺特召進陟巖廊受九重之殊眷典三禮  
於文昌衆方拭目以期爰立之命而天不慈遺遽嬰  
殄瘁之傷雖然階崇極品位躋孤保易名錫贈帝  
制煒煌可謂哀榮終始而伯仲頡頑矣嗚呼浮雲飄  
忽聚散靡常雷光泡影倏忽蒼黃惟令德之不爽則  
身沒而名臧况夫福履考終胤嗣克昌公亦可以自  
慰於冥漠之鄉矣靈輜載啓潞水之陽感交誼之零  
落嗟人事之存亡聊摭情於毫素敬致奠於椒棗公

乎有知庶幾來嘗

推廕姪孫紹庠告 祠堂文

曰茲以男世蕃歷任三品考滿例得廕子入監讀書  
切惟我 祖純德府君生父叔兄弟三人叔季二房  
未有入仕籍者迺以此廕推與姪孫生員嚴紹庠以  
見同本一支與沾 朝廷恩典之義謹用告知伏惟  
歆鑒謹告

祭宗伯歐南野文

惟公學足以探道義之遠而出之不迂識足以達世  
務之周而行之不窒發為文詞揆理陳議有則而有  
倫施諸政事據禮執經不隨而不激其筮仕方州休

直廬稿

卷五雜文

九

養撫字為民所感孚其敷教成均講習誦論為士所  
矜式荐膺簡擢遂登廊廟之庸特受春知入侍禁庭  
之直廨密謨之與聞仍邦禮之專職是惟連城之壁  
既具乎瑚璉珪璋合抱之材以棟乎明堂巨室蓋物  
望之方隆而爰立之有日也夫何天不憖遺身遽嬰  
疾位不至乎三事年未滿乎六袞功業未施徒使論  
者扼腕而惋惜也嗟人人才於世何生之難而奪之  
亟神理茫昧吾不可得而質也指人云亡邦國之戚  
吾方於公鏃礪是資蓬麻與植斯文之託一旦攸失  
執奠茲觴自不覺有淚之沾臆也尚享

出鎮于蒼梧而開府抱元戎之韜畧兮威聲震乎  
南土提兵以戡谿洞之叛讐兮亶采入其深阻肆捷  
奏之屢聞兮恩崇加乎保傅既召掌乎北軍兮爰畀  
總戎政之權簡自宸衷之特命兮匪有藉乎階級  
惟邊警之日聞兮圖擐甲殲兵而從之家散橐金以  
養死士兮誓滅虜以為期重城屹其督建兮雖有勞  
而不施嗟有志之莫酬兮遽奄終乎一疾曰福善乃  
天道兮抑茫昧而不可詰予惜國失此蓋臣兮重感  
歎於今昔陳一奠以告哀兮公髣髴而來耶

祭成國太夫人文

直廬稿

卷五雜文

十

成始東平錫爵惟王上公五命以及榮康倚歟夫人  
康公之室率禮蹈和安貞靜一爰有二子伯嗣爵封  
禁庭入直簡在聖衷伸也錦衣聯侍橫玉矧乃家  
庭孝友敦睦古謂世胄於禮或愆我觀成公殊不其  
然外內肅雝罔有間言揆厥所繇夫人之賢夫人雍  
雍既受多祉象服命書天子之賜云胡一疾奄忽  
棄遺令子永慕曷已其悲皇渥有加卹典優異司  
空營兆禮御臨祭其榮其哀孰可與儼愚孫弱質姻  
締高門德容慈惠慕想如存敬陳哀惻奠此醪樽尚

享

祭御史舒君文

蒿聞語有之曰無德不報又曰背人之德不祥嗚呼  
舒君可謂有德於予矣而予之未能以德報也事有  
相違徒使予抱恨而懷傷君之為柱中也獨持風木  
卓振臺綱英特邁往之才既擅名譽而超倫類  
果毅之政又抱節槩而富文章豸橫鯢擊偽峙鸞  
明揭三吳之月威飛兩浙之霜予有玷瑯琊郡泐拜  
君亟委而歷試之知其砥礪向上庶幾能為最之常  
使夫人之懷忌避嫌者將敝屣而棄之孰肯如君之  
騰薦剡而肆明揚况予之簡拙未敢有一字之託而

直廬稿

卷五 雜文

十一至十四

一

君亦秉公樹節不隨世為低昂其所謂有德於予者  
予固中心藏之而不能忘然君之遷臬于滇也擬自  
銓部予實未嘗預聞徒為君惋惜而徬徨蓋外臺雖  
曰崇秩而滇徼乃在遐荒司其事者吾不知其意為  
何如也而傳者謂君去國情若不釋疑予若或知而  
相擠者顧予雖無似抑豈冥頑如木石忍為是背德  
之匪臧嗚呼未幾而君溘然仙逝矣幽明相隔使予  
衷之耿耿竟莫白於窈茫然人之生聰明磊落者死  
則其神以靈君其終信予之心將不黯昧銜負於泉  
鄉武英臺為海湯湯關河阻越莫此椒棗指皎日

以心結感逝波而涕浪告以斯文君其歸來也耶

題先高祖鄉闈中式小錄後

此永樂辛卯江西鄉闈小錄先高平菴公是年中式名在錄中公歷官四川布政使于官卒時簡秩多散亡嘉靖己酉吾同年中丞箴顧公巡撫滇南獲此錄緘以寄予得之不管瑛璧平生所不能有者一旦來自萬六百里之遠而計其時百四十年之久矣爰命工重加裝裱為識其由如此貽我子孫寶藏之以無忘顧公之惠云且當時科舉條格式與直廬稿

卷五雜文

十五

今不同覽者亦可考知國初故實也嘉靖庚戌仲

冬日玄孫嵩謹識

題畫冊二

姑蘇張允清氏惠此畫二冊云得之丹陽孫育氏予携入直都尉崔公亟加稱賞以謂希世珍品孫氏江南故家育予所舊識其家藏書畫甚富今徃徃散而之它矣此重有感也

又

余於畫不甚好亦不解辨其工拙然此望而知為名品所謂鳳凰芝草夫人知為美瑞者歟臺張允清氏

自吳中貽此因題而藏之家塾

題田深甫所藏鈴山手稿

予昔卧痾鈴山屏絕世事惟佔畢呻吟以自適提學  
李君空同田君水南先後辱過弊廬相與評騭風雅  
振發蒙鈍得二君教益爲多茲稿錄以貽田君者距  
今四十年矣深甫携至京師再睹舊蹟恍如隔世顧  
猥陋之作祇可供覆瓿耳昆玉述作名家乃有取焉  
無亦好而忘其惡者歟爲題此而歸之

題田氏所藏予手書

右寄同年勤甫田君書四首其前三首爲祭酒時作

直廬稿

卷五雜文

十六

末一首爲禮侍奉使 顯陵道出衛輝作勤甫文章

氣節俯視一世獨不鄙予以道義相許然君今不可  
作矣睠念疇昔詎不觸觸而悲此書深甫藏之見通  
家契誼云嘉靖甲寅夏五書

題手書于文後

予昔養痾鈴山得古法書山林日永飽食無事時有  
臨池之興雖風雨寒暑不輟歐陽公謂學書爲靜中  
至樂信然旣入政途故步都忘偶於笥底得舊所臨  
手文帖率皆斷簡殘楮無足觀者兒輩稍聯屬以成

斯卷因識而存之嘉靖丙辰七月望日題

跋尚書涇川張公贈詩後

正德戊寅予奉使桂林事竣還歲除之日行次全州時官傳尚書涇川張公致政居于公亭拜謁里第公執手語舊故遂以忘年全州山水秀麗甲天下因得隨公觀遊柳山相寺之間留旬日始別間語及乙丑廷試事曰子名已在鼎甲旣而易之惋惜不置公風節峻嚴少許可獨於予愛眷戀屬望期待甚至茲隔世久矣感公國士之遇慨哲人之萎偶讀公贈詩而識其由如此庸致予之耿耿嘉靖庚申夏五書

附錄 涇川公詩并序

直廬稿

二八卷五雜文

十七

編脩嚴君維中弘治乙丑進士是科予爲受卷官見其制策驚人擊節稱賞旣而不得預一甲之選爲之扼腕太息往事不足深究予謂乘除物理之數君所就當未可量書此識贈以爲後來左券回首玉堂天上遊驚看玉樹過南州登科豈必傳三唱受卷曾知讓一籌館閣栽培他日地文章經濟古人流湘山夜雨皇華驛傾倒能令老病瘳正德己卯春正月五日涇川病叟張濬

訓涇川公見贈

嵩

曾隨玉署瞻先達愧謁龍門已後時往事殷勤

晤語非才流落負心知湘山夜雨留觴久灘渚  
波放棹遲別後雙魚難定竟但吟佳句一桐思

意廬稿

卷五雜文

十八



